



文华逾九章 俊杰胜十书

千人送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

■本报记者 李晨阳 陆琦

5月11日上午,北京八宝山公墓殡仪馆东礼堂哀乐低回。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文俊先生的送别仪式在此举行。

这几天,我经常思念吴先生,夜里常常辗转反侧,久不成寐,和吴先生交往的往事不时涌上心头。

石孙等同志和白春礼、刘伟平、杨卫、陈佳洱等对吴文俊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并以个人名义送来花圈。

他是我最最最……的老师! 灵堂外,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身边人谈起吴文俊时,一句话尚未讲完,已然泣不成声。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数学家,吴文俊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多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高小山的回忆中,60多岁时的吴文俊还常常工作到很晚,“连累”得机房管理员都要晚下班。

吴文俊先生逝世,习近平同志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章手稿,交给几位主攻数学规划的研究生,组织他们开展研讨。其中一名研究生,就是如今已成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汪寿阳。

进入耄耋之年,吴文俊仍在密切关注新的科研进展和涌现的人才。

在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锐不可当。但在科技发展史上,这一领域也曾数度大起大落。

送别礼堂里,吴文俊遗体覆盖党旗,躺在鲜花丛中。

对他的逝世,习近平同志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钻研精进 桃李成蹊

那么,吴文俊究竟是一位最“什么”的老师呢?

鞠躬尽瘁 死而不已

——追忆吴文俊先生

温家宝

5月8日早上,突然看到吴文俊先生7日不幸逝世的新闻,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最近一段时间杂七杂八的事特别多,一直没有写信给您,请多原谅。

我觉得,中国的古代数学成果集中表现在《九章算术》一书,该书可能成于汉初,但其材料应是长时期的积累,其中有些成果的取得有些不可思议。

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吴文俊
2017年3月

接到吴先生的信,我既兴奋又感动。先生虽九十八岁高龄,但思维清晰,对中国数学史细推不断,总有新见解,让我感慨不已。

4月初,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中国期间,赠送我一些芒果。我立即想到吴先生。

谁知这竟然成为我对先生的最后一次问候。事后我得知,在吴先生神志清醒时,家人向他转达了我的问候,老人还说“谢谢”。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著名数学家之一。他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工作,是中科院资深院士。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经常在一些会议或活动场合见到吴先生。他谦虚儒雅的风格、敏捷的思维、开朗乐观的谈吐、锐意创新的精神始终为人们所称道。

我印象还深的一件事是:2002年8月,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出席了

大会开幕式。会议期间,作为大会主席的吴先生呼吁中国数学工作者不仅要振兴、更要“复兴中国数学”。

最近一段时间杂七杂八的事特别多,一直没有写信给您,请多原谅。

以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吴文俊
2017年3月

接到吴先生的信,我既兴奋又感动。先生虽九十八岁高龄,但思维清晰,对中国数学史细推不断,总有新见解,让我感慨不已。

4月初,泰国公主诗琳通访问中国期间,赠送我一些芒果。我立即想到吴先生。

谁知这竟然成为我对先生的最后一次问候。事后我得知,在吴先生神志清醒时,家人向他转达了我的问候,老人还说“谢谢”。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著名数学家之一。他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工作,是中科院资深院士。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经常在一些会议或活动场合见到吴先生。他谦虚儒雅的风格、敏捷的思维、开朗乐观的谈吐、锐意创新的精神始终为人们所称道。

我印象还深的一件事是:2002年8月,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出席了

吴先生说:“对。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也能结合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没有鸿沟。我主张基础科学也要面向现实、面向社会,要力争为社会经济生活服务。”

在这次拜访吴先生回来的路上,我回味着他的话时在想:“不断探索、寻求突破”不正是吴先生学术生涯的写照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吴先生在拓扑学研究中的承前启后的独特贡献,拓扑学和数学的其他分支结合得更加紧密。

受计算机与古代传统数学的启发,1977年,他在初等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方面首先取得成功。

2010年8月7日,我再一次来到吴先生家看望他。那年,他已经91岁了。

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吴先生的油画像。我搀扶着吴老在沙发上坐下:“您身体挺好。您勤动脑,再活动活动,过100岁没问题。”

精神矍铄的吴先生笑着说:“现在过百岁的老人有的是。”

“您现在还在做学问吗?”

“还做一些。”吴老回答说:“我要向我的老师陈省身学习。他直到去世的时候还在研究问题,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仅要死而后已,还要死而不已。”

老人乐观自信的话,深深的感染了我。在场的人。

“陈省身先生后来一直在南开大学,是亲自教过您的老师?”

“是。我的学习主要靠他。”

济发展了。”

“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我说:“哪个国家要领先,关键还是靠人才,还要有经济实力。”

吴先生的话语里依然充满自信:“现在科技发展很快,以前我们总是跟着人家,现在我们应该自己闯出一条路来。我看我们也可以赶超发达国家。”

“只要有人才,有志气,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说。

吴老是个生活兴趣广泛的人。他告诉我:“除了数学,我喜欢看小说,看历史书。以前爱看电影,现在看得少了。最近在华夏电影院看了《唐山大地震》,我是自己打车去的。”

我说:“搞数学的人要甘于寂寞,其实人并不寂寞,像您还用历史、用小说、用电影来调剂一下,作出贡献不容易。”

“我只是希望能多作点贡献。”吴老谦逊地说。

“您要保重好身体。我们今天就确定个目标,您要活到100岁。”我笑着和吴老约定:“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数学水平要超过发达国家。”

吴老点头说:“现在老年的概念应该改变了,以前50多岁就是老人,现在100岁不算老。”

……

现在想来,我和吴先生谈话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他一生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间。

5月11日上午,我赶到八宝山殡仪馆送别吴先生,向他作最后的告别。

吴先生走了。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数学,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思考和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我想,如果生命再给他一些时间,他还会为自己的国家在数学领域做出更大贡献。从这点上说,他同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写于2017年5月11日)

图为吴文俊给温家宝信的影印件。



2004年10月31日,温家宝在北京看望著名科学家吴文俊。

新华社记者胡海昕摄